

莫高窟第 158 窟建窟年代新探^{*}

张延清（华青道尔杰） 张子鹏

内容摘要：作为藏族历史上“三法王”之一的赤松德赞之世，扶持佛教势力，大力兴佛，被全体臣民上尊号为“菩萨赞普”，并将他的形象雕刻于唐蕃古道上、绘制于敦煌莫高窟第 158 窟。本文梳理吐蕃碑刻及文献记载中有关赤松德赞的业绩，经过考证，得出敦煌第 158 窟修建年代在公元 783—797 年这一结论。

莫高窟第 158 窟被称为涅槃窟，俗称卧佛洞。此窟规模宏大，主室为长方形盝形顶，形似一口大棺。窟室后半部设长方形佛涅槃台，上塑大型涅槃佛一身。佛祖释迦右胁而卧，面相丰腴，略带微笑，造型优美，神态安详，烘托出“寂灭为乐”的涅槃境界，是中唐彩塑的杰作。南壁绘十大弟子举哀图，西壁绘天龙八部、梵释天人，北壁绘各国王子举哀图，东壁门上画如意轮观音经变一铺，门南为思益梵天请问经变一铺，门北绘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一铺，东壁门南、北经变画下方为屏风画，绘制经变诸品情节。

学界公认此窟为中唐吐蕃洞窟，但在具体开窟年代问题上，贺世哲先生从甬道题记

^{*} 本文是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学术人才基金项目《公元 8-10 世纪藏文在河西及西域的传播及其影响》(skqx2012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物考古中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整理与研究》(11&ZD121)、国家社科基金 2015 年西部项目《吐蕃对丝绸之路文明的建构与传播研究》(15XZS017) 中期成果。

及壁画艺术风格等方面入手，认为“根据这一吐蕃供养人的题名，可以断定第158窟建于吐蕃占领时期。就其艺术风格来看，修建似应在开成四年（839年）之前”¹。樊锦诗、赵青兰在考证历史文献记载的基础上，以纪年洞窟为标尺，以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经过分类排比后，断定此窟的开凿年代为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晚期前段，即“公元九世纪初至839年左右”。²而笔者近来在对吐蕃碑刻及摩崖石刻的耙梳中，偶有所获，撰得此文，以讨教于方家。

一、158窟中的吐蕃元素

沙武田对158窟甬道南北壁供养人及题记做了仔细观察后，纠正、补充前人成果，认为甬道北壁画供养比丘三身、吐蕃装供养像一身，其中西向第二身题名：“大番管内三学/法师持钵僧宜”，甬道南壁中唐画供养比丘四身³。有关题记，樊锦诗、赵青兰所载录文为：“大番管内三学法师持钵僧宜……”跟沙武田文略有差别，也即原题记有残缺，笔者认为可取。贺世哲先生正是基于这一题记及壁画艺术风格，得出了上述结论。

158窟甬道题记中的“大番”一词，在藏经洞出土文献、法藏P.4638《阴处士碑》中也有记载，此碑题名为：

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⁴

而在《旧唐书》中称吐蕃为“大蕃”：

大蕃赞普及宰相钵阐布、尚绮心儿等，先寄盟文要节云：“蕃、汉两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寇讎，不得侵谋境土。若有所疑，或要捉生问事，便给衣粮放还。”今并依从，更无添改。⁵

这是唐蕃长庆会盟盟文内容。而至今仍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公主柳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

1 贺世哲：《从供养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386。

2 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敦煌研究》1994（4）：76-94。

3 沙武田：《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与粟特人关系试考》（上），《艺术设计研究》，2010（1）：16-22；《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与粟特人关系试考》（下），《艺术设计研究》，2010（2）：29-36。

4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221。

5（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下）、吐蕃（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5265。

中也有相同的称谓：

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圣神赞普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
无沦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文节目题之于碑也⁶

甬道题记及文献、碑刻中的“大蕃”“大蕃”，均指吐蕃。从 158 窟供养人题记及吐蕃装供养人的出现，带有显著的中唐吐蕃时期的特点，基本可以断定为吐蕃时期洞窟。

158 窟北壁为各国王子举哀图（图一），排在最前面的是吐蕃赞普⁷，时代特征明显，是洞窟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赞普由两位侍者相扶，上身略微前倾，满面愁容，悲不自胜。而赞普右侧侍者头顶有一方题记，为藏文“赞普（བཙན་པོ）”二字。排在赞普后方、与赞普并列者为中原帝王，也由两位侍从扶持，一副哀愁之色。画面中各国王子均呈悲戚之状，尤其是排在后面的西域诸国王子，一人双膝跪地，左手置于左腿上，右手持长剑刺向胸口；一人左手捏住鼻头，右手持匕首割鼻尖；另一人双手各持一把短剑，作剜心状；其后还有一人正在割下自己的耳垂。



图一 第 158 窟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采自郑炳林、高国祥编：《敦煌莫高窟百年图录》，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年）

6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41。

7 吐蕃赞普头部画面已损毁，现依据伯希和所拍黑白图片述说。

古代北方民族丧葬习俗中普遍存在“髡面截耳”风俗，蔡鸿生认为九姓胡更不例外⁸，雷闻文章中引用了中亚粟特故地如片治肯特2号遗址正厅南墙的大型壁画“哀悼图”中粟特人与突厥人，同在死者帐前髡面截耳的画面，这是北方民族，特别是粟特人丧葬习俗的绘画资料⁹。沙武田根据这些资料，以及他对158窟绘画特征和艺术风格的分析，论证了158窟作为敦煌粟特九姓胡人功德窟的可能性¹⁰。

158窟涅槃佛所枕枕头图案，应该是由粟特商人从中亚带来的艺术样式。佛枕表面



图二 158窟涅槃佛佛枕图案〔采自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全集·图案卷》（下）120页〕



图三 都兰吐蕃墓含绶鸟织锦图案（采自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

彩画团花联珠雁衔珠纹（图二），一朵团花中有一圈联珠，联珠内云形物上立雁，脖系绶带，嘴衔串珠，相邻团花内的雁相对而立。这是来自中亚波斯萨珊朝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早在公元7世纪中叶就已随着粟特商人的脚步传到了吐蕃。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代名画《步辇图》中，受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指派，远赴长安迎娶文成公主的大相禄东赞所穿织锦长袍，图样即为粟特联珠立鸟和立羊纹图案。

青海都兰唐代吐蕃墓葬群中出土了大量的含绶鸟织锦，其中的联珠团窠形对鸟织锦

8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24-27。

9 雷闻：《割耳髡面与刺心剖腹——粟特对唐代社会风俗的影响》，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儿罕到中国——粟特人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4：41-48；雷闻：《割耳髡面与刺心剖腹——从敦煌158窟北壁涅槃变王子举哀图说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4）：95-104。

10 沙武田：《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与粟特人关系试考》（上），《艺术设计研究》，2010（1）：16-22；《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与粟特人关系试考》（下），《艺术设计研究》，2010（2）：29-36。

(图三)跟 158 窟佛枕上的联珠雁衔珠纹图案在艺术风格上非常接近,图样均来自中亚。许新国在对都兰出土含绶鸟织锦做了深入分类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中亚的粟特锦和波斯锦已成为吐蕃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衣饰用品,中亚和波斯的含绶鸟图案已受到吐蕃贵族乃至平民的喜爱。”¹¹

屏风画的出现及流行,是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壁画的一大特点。上引 158 窟东壁门南、北两侧的思益梵天请问经及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下方出现了屏风画,用来补充两铺经变画中的诸品情节;而且遍观吐蕃期洞窟,四壁下方几乎均绘有屏风画。樊锦诗先生对吐蕃洞窟做了深入分析后,认为吐蕃洞窟中“屏风画的盛行使洞窟更富于生活气息,更加世俗化”¹²。屏风画的出现,使经变内容更加形象、易懂,便于广大普通百姓理解、记忆,增加佛传故事传播的广度。

二、中唐吐蕃碑刻与 158 窟的关系

吐蕃统治敦煌前期在位的赞普是赤松德赞(娑悉笼腊赞,755-797 年)。赤松德赞被称为“三法王”之一,盖因赤松德赞之世,大力兴佛;在赞普的倡导下,统治阶级大兴佛法,延请天竺显密高僧寂护、莲花生大师等入藏弘法;修建吐蕃第一坐寺院——桑耶寺。桑耶寺于公元 779 年建成后,赤松德赞亲率嫔妃、子女、宗室、外戚、文武百官和属部首领,参加了这一盛典,并在寺内盟誓。尔后将盟文刻于石碑之上,树立了兴佛证盟碑,碑文译文如下:

逻些(拉萨)及札玛之诸神殿建立三宝所依处,奉行缘觉之教法。此事,无论何时,均不离不弃,所供养之资具,均不得减少,不得匮乏。今迹后,每一代子孙,均需按照赞普父子所作之盟誓,发愿。其咒誓书词不得弃置,不得变更。祈请一切诸天、神祇、非人,来作盟证。赞普父子与小邦王子,诸论臣工,与盟申誓。此诏敕盟书之详细节目文字正本,存之于别室。¹³

为了传播佛法,赞普于贵族子弟中,选出七人落发出家为僧,时称“七试人”,这

11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1):3-26。

12 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敦煌研究》,1994(4):76-94。

13 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1982:169。

是吐蕃最初的一批僧人。有了第一批藏人出家为僧，继而不断有人出家，僧侣队伍逐渐壮大。除了延请天竺高僧，赤松德赞还从汉地聘请高僧入藏弘法，加强唐蕃文化交流；桑耶寺竣工之初，赤松德赞就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遣使到长安“求沙门之善讲者”至蕃地讲经，“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每人岁一更之”¹⁴。



图四 琼结桥头碑（采自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

由于赤松德赞统治前期，武力大大扩张，东与唐朝相接，大体以陇山为界，北接回纥，西连大食，南并南诏，雄霸于中国西部，吐蕃王朝臻于全盛；加之他在辖境内大力兴佛，广建寺庙，力度远超父辈，深受全体臣民拥戴，被尊称为“菩萨赞普”，并将此刻写于琼结桥头碑（图四）文中：

འབྲུལ་གྱི་ལྷ་བཙན་པོ་ཁྱིམ་ཁྱེ་བཙན་གྱི་ཞ་མུ་ནས། མཐའ་བཞིའི་རྒྱལ་པོ་གཞན་དང་ཁྱིམ་ཁྱེ་
 སྤྱི་བྱིན་གྱི་སྐམ་དཀྱུ་ཆེན་པོ་དང་། དབུ་ཚྭ་གྱི་བཙན་པོ་སྐུ་ལྷ་ཉི་ཤེས་གྱི་མཆོམས་མན་ཆད། མར་ནི་
 ལོང་ཤན་གྱི་ལ་རྒྱུད་ཡན་ཆད། ཆབ་ལོག་འདུ་སྤྱི་ཆབ་སྲིད་ནི་ལྷོ་བྱང་ཤར་རྒྱལ། མཐའ་ལྷན་པར་ཆེད། དེ་
 ལྷར་ཆབ་སྲིད་ཆེད་འབྱོར་གྱིས། བོད་ཡོངས་ཡུལ་ཆེ། ཁོང་ཕྱག་རྒྱ་ལྷུང་དུ་པས། ནང་ནས་ཀྱང་། ནམ་ཞར་
 བདེ་ཞིང་སྤྱིད་པར་གནས་སོ། ལྷགས་ལ་བྱང་རྒྱུད་སྤྱིད་པ་རྒྱབས་པོ་ཆེ་མངའ་བས། འཇིག་རྟེན་ལས་

14（唐）王溥撰：《唐会要》卷九十七“吐蕃”，北京：中华书局，1955：1734。

འདས་པའི་ཚས་བཟང་བརྟེན་ནས། ཀུན་ལ་བཀའ་དྲིན་དུ་བྱིན། དེ་ལྟར་འབྲེང་དུད་གཉིས་ལ། འཕུལ་
ཡུན་གཉིས་ཀྱི་བཀའ་དྲིན་ཆེན་པོས་མ་ཁྱབ་པ་མེད་དེ། ཟ෍་ཡོངས་ཀྱིས་མཆོན་ཡང་འཕུལ་གྱི་ལྟ་བུར་
རྒྱབ་ཆེན་པོར་གསོལ་དོ།¹⁵

……圣神赞普赤松德赞治下，异于四方之王，深谋远虑，权势强盛，上至大食之疆界，下至陇山之余脉，纳入治下，四面八方行使王权。如此辉煌之权势，全体臣民地域辽阔，生活富足，将永葆安乐。

赞普心怀无上菩提之觉，传得出世间之教法，恩被四方。于是乎，一切有情，均受赞普之恩泽，由是，全体臣民，上尊号为“圣神菩萨赞普”。

从碑文可以看出，唐蕃边界以陇山为界，而此疆界是在唐蕃清水会盟中正式确定的，《旧唐书》对此有专门记载，建中四年(783年)正月：

……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为定。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磧，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今二国将相受辞而会，齐戒将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临，无得愆坠。其盟文藏于宗庙，副在有司，二国之成，其永保之。¹⁶

有关唐蕃边界的内容，藏经洞出土古藏文文献 P.T.1287《赞普传记》中也有记载：

在赤松德赞之时……自首邑直至边鄙四境并建寺宇伽兰，树立教法，一切人众入于慈悲……国威远震，陇山山脉以上各部，均入于掌握矣！设置五道节度使……¹⁷

15 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32-33。

16 (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下)、吐蕃(下)，2002：5247-5248。

17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67。

有了清水会盟，吐蕃一方随即将盟约中有关疆界的内容刻写于石碑之上，由此推断，琼结桥头碑的立碑时间应该在建中四年（783 年）及其以后的几年时间之内。桥头碑时间确定后，赤松德赞被正式尊称为“菩萨赞普”的年代也就确定了：783 年是上限。

由于赤松德赞在文治武功方面的成就，特别是他的弘佛业绩突出，自 783 年起被尊称为“菩萨赞普”，随即这一称号也被刻写在了唐蕃古道上，供人瞻仰、颂读。唐代吐蕃摩崖石刻照阿拉姆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石渠县城南约 60 公里处的洛须镇。照阿拉姆(བཀྲ་ལྷ་མོ་)为藏语音译，意即“岩石上的仙女”，也可译为“神女岩”。石刻造像内容为一佛二菩萨，阴线刻成。除造像外，崖面还刻写有一段为赤松德赞纪功的文字题刻，录文及翻译如下：

1. ཨ།བཙན་པོ་བྱང་ཅུབ་སེམས་དཔྱ་ཁྲི་སྤོང་ལྷོ་བཙན་གྱི་སྤྱི་
2. རིང་ལ་
3. བསོད་ནམས་ཆེ།དབུ་ཚླག་བཙན་ཏི།ཕྱགས་བཅུར་མཐུ་སྤྱིས་ནས་
4. སྤང་ཆིང་།དར་མ་ཐེག་པ་ཆེན་པོ་མདོ་ལྷོ་མོ་ཞིག་གཏན་ལ་བབ་པར་བསྐྱར་ཏི་
5. ×××མི་ཉག་ཁྲི་རྒྱལ་ལ་སྤྱོད་སྤྱོད་བཟུ་སྤོང་ཕྱག་དུ་མ་
6. ×××××ར་གཙུག་ལག་ཁང་རྒྱས་པར་བཙུགསྤྱོད།རྒྱུ་འབངས་ལྷ་ཆེ་ཞིང་
7. ×××ལྷན་བར་སྤུལ།དམ་པའི་ཆོས་×××བཙུགས་×××××
8. ×××××ཐེག་པ་ཆེན་པོ་བཞུགསྤྱོད་བཙན་བར་×××××¹⁸

菩萨赞普赤松德赞之世，福泽广布，国力强盛，拓境四方；钦定译制众多大乘佛典。弥药万户王等百千人得入解脱道。……广建寺庙，君臣百姓……供养，圣法……皈依大乘……永固……

继桥头碑之后，此摩崖石刻中也出现了“菩萨赞普赤松德赞”，由此断定，此崖刻的年代应该在 783 年或其后某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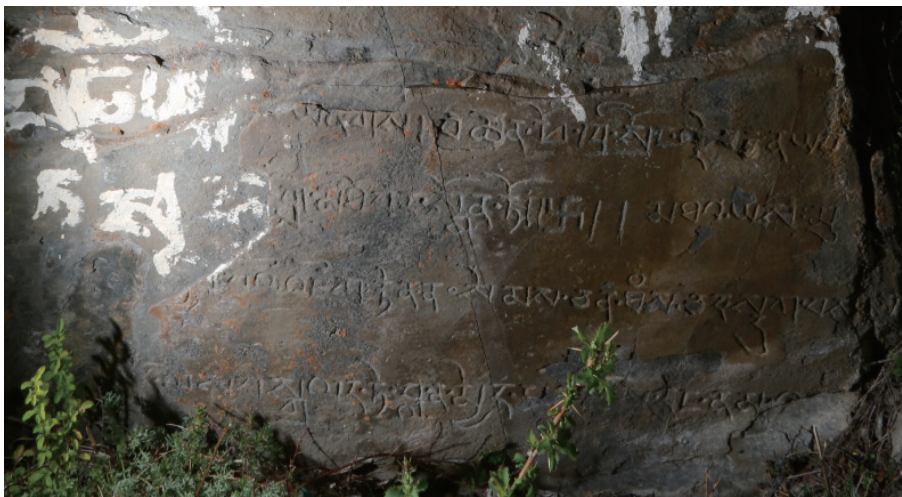
在四川石渠县境内，距照阿拉姆石刻以北 90 公里左右的须巴神山石刻群，与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属同一时期的遗迹。须巴神山石刻群被评为 2013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18 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2011：37。

石刻群距石渠县城北 30 公里。须巴神山石刻群分布在须巴神山山脚长约 15 米的范围内，石刻群西侧有僧人依山而建的修行房。须巴神山第 5 铺石刻(图五)为古藏文题记，共 8 行，其中 1-4 行是经咒，从第 5 行起录文及翻译如下¹⁹：

5. $\times \times \times$ ཡོན་གས། བཙན་པོ་ཁྱི་སྒྲོང་ལྗེ་བཙན་ཡབ $\times$ (སྒྲུལ)
6. $\times$ (དབུ) རྫོག་མཐོ་བར་རྫོན་རྟོ། ། མཐའ་ཡས་མུ་ $\times$ (མཐའ)
7. ལྷལ་བའི་འཇིག་རྟེན་ན་སེམས་ཅན་མིས་ཅན་སྤྱག་བསྐལ་
8. ལས་བསྐྱལ་ད་རྟེ་ལྷ་ན་ལྷེད་བའི་ཚོས་དང་ནམ་ $\times \times \times$

……福德之力，祈愿赞普赤松德赞父子权势高远，无量众生解脱苦难，（信奉）无上正法……



图五 须巴神山第5铺石刻(局部)

与照阿拉姆石刻相同,石刻题记清楚地反映出,须巴神山石刻群是赤松德赞执政时期所刻制,根据同期照阿拉姆石刻中有关“菩萨赞普”的称谓,笔者认为须巴神山石刻群是在 783 年或其后某一年刻制而成。

须巴神山第 1 铺石刻（图六、图七），图像刻于一独立大石上，此石高 252 厘米。

19 本文中须巴神山石刻群藏文录文根据作者自己的实地考察,并参考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石渠县文化局联合发表的《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载《四川文物》,2013(6):3-15。

宽 196 厘米；阴线刻，残高 135 厘米、肩宽 42 厘米；尊像头戴圆筒状高帽，外围三叶冠；面部呈侧面，可见左侧大耳垂肩；颈部刻有三道纹；两侧发辫从胸前垂及腰部；有双层圆形头光，外层头光外侧有火焰形云纹；着三角形翻领长袍；左手平举于胸前，手掌向上，掌心有一宝珠状小圆球；右手持长茎单层仰覆莲花于胸前，莲花位于右侧，和头光有叠压，莲蓬上方有 4 条上升卷曲线表现云气状；尊像下半身因岩层脱落而残失。

这铺石刻从三角形翻领、高筒帽，以及整体造型看，是一铺赞普图像。根据石刻题记来看，此赞普非赤松德赞莫属。因为赤松德赞被尊称为“菩萨赞普”，所以工匠着意



图六 须巴神山第 1 铺石刻赞普礼佛图



图七 须巴神山第 1 铺石刻线图（采自《四川文物》2013 年第 6 期）

将菩萨冠围在了赞普高筒帽边沿，又画上了头光，使得图像与赞普的尊号相一致。而这样的艺术样式同样出现在了莫高窟 158 窟。158 窟赞普着翻领长袍，高缠头外围有菩萨冠，而且画上了头光。排在赞普后面的中原帝王，与后排的西域诸国王子不同，为了显示出与吐蕃赞普的对等地位，头上也有了头光。而莫高窟壁画中有头光的赞普和中原帝王，仅此一例。由此可知：莫高窟第 158 窟的赞普也应该是赤松德赞赞普，莫高窟 158 窟的修建年代与须巴神山石刻群的雕刻时间相当。须巴神山石刻群的上限是 783 年，而

赤松德赞赞普于 797 年驾崩，进一步的结论就是：莫高窟 158 窟的开窟年代应该在 783-797 年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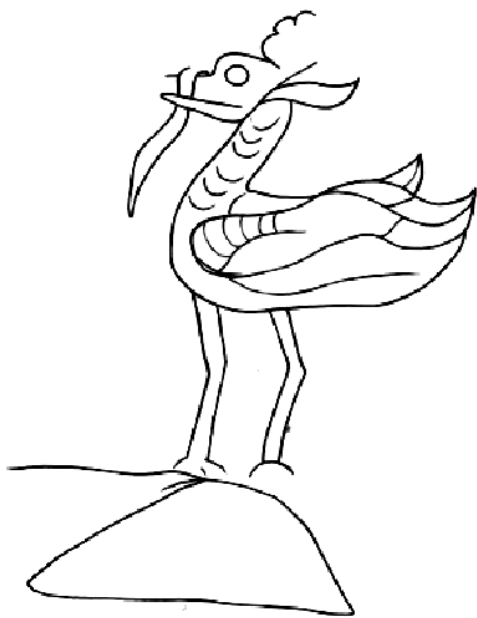
须巴神山第 3 铺石刻位于第 2 铺石刻左侧，为阴线瑞鸟立像(图八、图九)，高 75 厘米、宽 36 厘米；鸟冠、鸟喙皆有残损；瑞鸟侧立朝东，鸟喙衔一带状物；长腿立于于一块三角形岩石之上。须巴神山瑞鸟图的艺术样式很可能来自西域，跟莫高窟佛枕上的团花联珠雁衔珠纹样式以及青海都兰出土织锦上的含绶鸟图案同源，均来自中亚和波斯。

三、吐蕃和平占领敦煌

安史之乱给了吐蕃开疆拓土的绝佳机会，赤松德赞适时地利用唐朝西域防守空虚这一战略机遇，将丝绸之路纳入治下。广德二年（764 年）吐蕃攻占河西重镇、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进而，吐蕃以凉州为据点，一路西进，大历十一年（776 年），吐蕃攻陷瓜州，并于当年八、九月间包围了沙州城。为了攻下沙州，赤松德赞亲赴敦煌南山，“赞普徙



图八 须巴神山 3 号崖面



图九 须巴神山 3 号崖面立鸟线图（采自《四川文物》2013 年第 6 期）

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²⁰。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宗教圣地，敦煌牢牢地吸引着吐蕃统治阶级的眼球，和平拿下敦煌，把敦煌作为吐蕃兴佛的策源地和引进来自西域，特别是来自唐朝的先进文明的基地，就成为赤松德赞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于是这位正在本土大力兴佛，大兴土木修建吐蕃第一座寺院——桑耶寺——的吐蕃赞普，对敦煌这个宗教圣地、丝路明珠，法外开恩，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吐蕃重兵围城，沙州守城副将、唐朝名相宋璟之子宋衡，眼看固守无望，向吐蕃一方提出带领家室东归的愿望，立即被赞普允准，“吐蕃素闻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旧贤相也，落魄于此，其可留乎？’遂赠以驰马送还，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骑尽室护归”。²¹

为了拿下沙州，赤松德赞亲临前线督战，以作战勇猛著称的吐蕃军队能不视死如归、奋勇争先？但是在汉、藏文古籍文献，特别是敦煌出土文献中，吐蕃围城十年期间，连一次攻城的记载也没有。这说明吐蕃军队忠实地执行了赞普的指令：和平接管敦煌。赤松德赞围而不攻、恩威并重的战略最终获得了回报：

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

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²²

为了感谢赤松德赞赞普对沙州的特殊对待，沙州百姓迎合赞普的兴佛意愿，向吐蕃进献佛骨舍利子。英藏 S. 1438 背面《书仪》对此有专门记载：

沙州寺舍利骨，一百卅七口（颗），金棺银椁盛全……无遣（遗）颗粒……

附僧狮子吼等三人进，论伏大赦所获之邑，冀以永年之优……²³

出于宗教原因，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对沙州军民宽容相待。和平接管沙州²⁴后，吐蕃统治者随即在沙州大力兴佛。为了响应赞普的号召，吐蕃的大批僧侣，远赴敦煌，将敦煌作为吐蕃兴佛的来源地，将敦煌、于阗的佛教思想转换成藏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吐蕃本土。包括来自吐蕃的僧侣和移民在内的敦煌僧俗群众，特别是敦煌教团，为了感戴

20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下），北京：中华书局，2003：6101。

21 王昶辑：《金石萃编》第三册第九十七卷，《颜鲁公宋广平碑》，北京：中国书店，1985：64。

22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下），2003：6101。

23 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645。

24 张延清：《吐蕃和平占领沙州城的宗教因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81-84。

赤松德赞赞普的善举，占领沙州之初，就将赤松德赞的形象绘于大型洞窟涅槃窟，以换取吐蕃统治者对敦煌的政策倾斜和大力支援。158窟甬道南北壁8身供养人中，7身为僧侣，就是有力证明。

四、小结

综上所述，由于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公元783年后，被全体吐蕃臣民尊称为“菩萨赞普”，为其摩崖刻石、树立纪功碑，而且将赤松德赞赞普的形象勒石称颂，接受臣民的膜拜；而这种风气也波及吐蕃统治下的宗教圣地敦煌，进而包括吐蕃僧侣在内的敦煌教团，将赤松德赞的形象也绘于洞窟中，增加洞窟中的吐蕃元素，彰显吐蕃王廷对佛教的尊崇，进而赢得吐蕃王廷对敦煌的持续关注和支持。赤松德赞于公元797年驾崩，莫高窟158窟开窟年代，下限应该定在此年为宜；由此，笔者认为，158窟的开窟年代在783-797年之间。

◆ 张延清（华青道尔杰）藏族，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

张子鹏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第四中学教师